



隋煬帝文學作品

● 許雅貴*

史載隋煬帝：「上好學，善屬文」¹，唐太宗讀了他的《隋煬帝集》，也曾讚賞他「文辭奧博」²，根據林晉士教授的統計：「《隋書》載有《煬帝集》五十五卷，《新舊唐書》載錄《隋煬帝集》三十卷，張溥《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輯有《隋煬帝集》，嚴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輯有其文章四卷，又逢欽立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則輯有其詩歌四十三首，在隋代文人中作品數量算是較多的。」³他亦曾自豪說：「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，亦當為天子矣。」⁴頗自負自己的才學。

晉王時期的隋煬帝在揚州已招攬一些江南文士組成一文人集團，「每有文什，必令其潤色，然後示人。……初，王屬文，為庾信體，及見習已後，文體遂變。」⁵可見他詩風從辭藻華麗到去其藻飾的一個轉換，被評為「詞無淫蕩」⁶。隋煬帝創作豐富，是難得一見的帝王詩人，流傳至今的詩歌有四十多首，既與揚州關係密切，亦有不少關於揚州詩作，通過這些作品可感受其熱愛揚州之心情。如第一次南巡江都，其時剛登位不久，再次南下揚州的心境也大幅轉變，由於船制規模龐大，他寫了一首〈泛龍舟〉，描述其龍顏大悅的心情：

* 許雅貴，南台科技大學華語中心（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）助理教授。

¹（唐）魏徵等：《隋書·煬帝紀》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75年），卷3，頁59。本文凡引用到《隋書》之內容，悉據此本，不另注明。

²（宋）司馬光著，李宗侗等校註：《資治通鑑今註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66年），卷192，頁870。本文凡引用到《資治通鑑》之內容，悉據此本，不另注明。

³林晉士：《隋代文學研究》，（高雄：復文圖書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238。

⁴《資治通鑑今註》，卷192，頁314。

⁵《隋書·柳習傳》，卷23，頁1423。

⁶《隋書·文學傳序》，卷76，頁1730。



舳舻千里泛歸舟，言旋舊鎮下揚州。借問揚州在何處，淮南江北海西頭。六轡聊亭御百丈，暫罷開山歌棹謳。詎似江東掌間地，獨自稱言鑑里遊。⁷

煬帝稱揚州為「舊鎮」，此行就像是回到熟悉的老地方一樣，還在詩中特地點出揚州所在，對此大陣仗的舊地重遊有無限欣喜，全詩流露出帝王的霸氣。揚州秀麗的山水往往能引發他的詩興，煬帝在第二次南巡時即景抒情寫了一首〈早渡淮〉，描述淮河景緻：

平淮既淼淼，曉霧復霏霏；淮甸未分色，泱泱共晨暉。
 晴霞轉孤嶼，錦帆出長圻；潮魚時躍浪，沙禽鳴欲飛。
 會待高秋晚。愁因逝水歸。⁸

此詩全用對仗法鋪陳，在詩體格律尚未嚴格要求的隋代，這種不刻意對仗卻工整自然的作品更顯出煬帝的文學造詣。又長期在南方受文化薰陶的影響，在描繪景物時能情景結合，可見煬帝抒情的一面。此外還有兩首描寫揚州夏日的作品：

黃梅雨細麥秋輕，楓葉蕭蕭江水平。飛樓綺觀軒若驚，花簾羅幃當夜清。菱潭落日雙鳧舫，綠水紅妝兩搖漾。還似扶桑碧海上，誰肯空歌采蓮唱。⁹（〈江都夏〉）

夏潭蔭脩竹，高岸坐長楓。日落滄江靜，雲散遠山空。
 鷺飛林外白，蓮開水上紅。逍遙有餘興，悵望情不終。¹⁰（〈夏日臨江〉）

兩首詩作詞藻秀美、語言清麗，展現的是一幅幅層次清晰、色彩豐富且富有動感的畫面，任兩句拆開來看都是寫景佳句，對景物有細膩的描繪，尾聯以情作結，營造出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含蓄美感。另一首〈春江花月夜二首〉，可能是早期作品，辭藻較華美，描繪夜晚的長江河畔：

暮江平不動，春花蒲正開。流波將月去，潮水帶星來。
 夜露含花氣，春潭漾月暉。漢水逢遊女，湘川值兩妃。¹¹

⁷（明）張溥 編：《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，（台北：新興書局印行，1968年），頁3871。本文凡引用到《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之內容，悉據此本，不另注明。

⁸《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，頁3872-3873。

⁹《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，頁3871。

¹⁰《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，頁3874。

¹¹《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，頁3870。





唐代張若虛那首「孤篇蓋全唐」的〈春江花月夜〉，詩句中的「春江潮水連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滌滌隨波千萬里，何處春江無月明」，很明顯受到此詩的影響。張若虛本身就是揚州人，研究者以為「張若虛能寫出這樣夢幻的詩篇，與他的生長環境有關，其江景的描繪，正是實景的描寫，是詩人生活經驗的再現。」¹²而煬帝用陳後主〈春江花月夜〉的曲調填詩，將艷曲變成了意境優美的寫景詩，由此可見他對揚州山水的熱愛和體貼入微的觀察。

煬帝的〈江都宮樂歌〉，被視為唐代七律的先聲：

揚州舊處可淹留，臺榭高明復好游。風亭芳樹迎早夏，長皋麥隴送餘秋。滌潭桂楫浮青雀，果下金鞍躍紫騮。綠觴素蟻流霞飲，長袖清歌樂戲州。¹³

《中國文學史》評論此詩：「形式上比庾信的《烏夜啼》更接近唐代的七律。」王步高先生也說：「隋代已有七言律詩出現，歷來認為隋煬帝楊廣的《江都宮樂歌》便是早期的七言律詩。」試觀此詩，整首七言八句，句式整齊，聲韻協和、對仗工整。第一句為平平仄仄仄平平，第二句為平仄平平仄仄平，在對法上符合一、三、五不論，二、四、六分明的原則。其餘五、六句及七、八句平仄皆符合二、四、六分明的原則，唯三、四句第六字不合，大致上符合後代七律的格式。¹⁴

煬帝最後一次南遊江都，預感此次有去無回，寫了一首〈贈守宮女〉，跟無法帶其出宮的宮女告別，亦是跟京城永別，這也是他離京前的最後詩作：

我夢江南好，征遼亦偶然。但存顏色在，離別只今年。¹⁵

此詩沒有任何的藻飾，簡潔似口語，卻有掩不盡的傷感，也再次講到他的心念揚州，並明確的表示耗資民生的征遼大業都不若他對揚州的眷戀。到了揚州後，又作〈幸江都作〉，此時已沒有帝王的霸氣了：

求歸不得去，真成遭個春。鳥聲爭勸酒，梅花笑殺人。¹⁶

詩前有一記載：

¹² 參見柴非凡：《張若虛及其春江花月夜》，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75年，頁11-12。

¹³ 《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，頁3870。

¹⁴ 參見蕭家怡：《隋煬帝及其文學》，佛光大學文學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，2008年，頁178。

¹⁵ 《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，頁3874。

¹⁶ 《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，頁3875。





隋《書》曰：大業十一年。煬帝自京師如東都，至長樂宮。飲酒大醉。因賦五言詩。其卒章曰：「徒有歸飛心，無復因風力。」令美人再三吟詠，帝泣下沾襟。侍禦者莫不歎戲。帝因幸江都，復作五言詩云云。帝以三月被弑。即遭春之應也。是年盜賊蜂起，道路隔絕，帝遂無還心。復夢二豎子歌曰：去亦死，住亦死。未若乘船渡江水。由是築宮丹陽，將居焉，功未就而被弑。¹⁷

這首詩可說是隋煬帝的遺作，可與〈迷樓歌〉一併參看：

宮木陰濃燕子飛，興衰自古漫成悲。他日迷樓更好景，宮中吐豔戀紅輝。¹⁸

相傳隋煬帝在江都曾蓋一行宮，號曰「迷樓」，這個本讓他恣意玩樂的皇宮，此時的他卻寫不出華艷的宮體詩，更多的是個人的傷感。詩前紀載說：

帝再幸江都，有迷樓，宮人夜歌，帝披衣起聽，召問之，云：「孰使汝歌也，女自為之斜。」宮女曰：「臣有弟在民間，曰道途兒童，多唱此。」帝默然，久之曰：「天豈之也」，因索酒自歌。¹⁹

由前述詩歌可知，晚年的煬帝落寞寂寥，即使來到他的夢中之都揚州，更多的是悲風傷月的感嘆，早就有預感自己會在揚州了此餘生，他曾對蕭后說：「好頭頸，誰當斫之」²⁰，透過這些詩作更可窺見他窮途末路的內心世界。

¹⁷ 《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，頁 3875。

¹⁸ 《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，頁 3876。

¹⁹ 《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，頁 3876。

²⁰ 《資治通鑑今註》，卷 185，頁 446。

